

後漢書

卷八十二之
八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57)
函號	別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八十二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崔駰傳

子瑗

孫寔

崔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
從事諫刺吏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燕
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
等謀亂自殺刺力利反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堂太

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為至於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我哉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投辭自劾有軍

旅之事未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過不合應舉

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

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

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

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滂莽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泥伯明氏之

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泥因羿室生澆及

德恃其讖惡詐偽而不德於入澆音五弔及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

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門下掾倪敞諫篆乃

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填蒲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以穿此皆何罪而至

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

州牧峻刻初政謂莽即位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

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

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

子日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孤必與焉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

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
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
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
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遭辰兮遭遇也美伊傅之選時伊尹于湯傅

雅曰選遇也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倅而裁之公輸若

音五故反也倅倅時為共上之官皆巧協準鑊之貞度兮同斷金之

玄策準繩也鑊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何天衢於盛世

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

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

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丁漢氏之中微也丁當氣

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氣稜也竟日傍之氣橫厲

日也氣盛而日光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灌以陵遲國

微喻王莽篡漢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

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灌猶摧落也音

千隄反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

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

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

自用之貌也恣音訾賭嫚滅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

機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

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

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嗟三專之我負兮乃迫余

以天威三事謂三公也負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

之蹙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謂不為威揚不濳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

其母老恐禍及也言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且哲以保其身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

復關兮犯孔戒之治容楚詞曰眾女皆妬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

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坳垣以望復

治容毛萇注云坳垣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

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揚蛾眉於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

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自我謀註云

賢人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也

遠道兮託峻嶮以幽處峻嶮謂山也崢潛思於至曠兮

皇再命而紹郵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郵憂也言天憂

合之士宇棧槍也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

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

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責乎鄙者責飾也易曰東歸

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

也

衡門以掃軌論語會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聊優游以

求日兮守性命以盡齒齒年貴啓體之歸全今庶不忝

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交

世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

人也孟子會西曰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

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

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

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華嶠書曰駟譏揚雄

乘象相傾誑羅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贊早

氏制炙細君斯蓋士之賢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

以為失類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

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

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

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人從中女人因陰陽男女

之偶為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

韞積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積置也論語曰歷世而游

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賾索

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窮至蹟於幽微測潛隱之

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

讚已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

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夫矣于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主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

百夏商宮倍亦克用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

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雍諸侯損宮

而如壁也類半也諸侯半天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

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以砥仁義砥礪選利器於良材求鎮劔於明智吳越春

將吳人也造二劔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

妻名也干將作劔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

遂以成劔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以

尚麒麟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又絲毫猶能裂

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未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入寸

竊或為故英人乘斯時也孟子曰智過萬人謂猶逸禽

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蝨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

日汚池沛澤劉熙胡為嘿嘿而又沈滯也答曰有是言

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

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

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

帝幸氏帝譽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失仁為非

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此人無澤與魯為友

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此人無澤與魯為友

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此人無澤與魯為友

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盟耳而山棲盥洗也澤之由字武仲隱於

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

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

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

或木茹而長饑說死曰飽焦衣米皮食木實韓詩外

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

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或屢黜而不出論語曰

師三黜人曰可以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

公總而言也爾雅皇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

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呂尚之遇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太說元太也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

云纒盛多也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尼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

安國曰昏墊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條垂嘉蔓上

下相求有蔓藤也音壘詩曰南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

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

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禹洪

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

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

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搃之禍

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放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禍

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結不解而陳平

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

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玉也詩含神霧曰銘昆吾之冶

景襄之鍾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與其有事

則寒裳濡足冠挂不顧寒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

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

德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

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

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

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

刑刑謂器械甲兵之屬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刑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刑晉刑謂置之不用周禮大宰之

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陰事終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

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未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奎也月令曰

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

場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幽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

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

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

為之數八尺曰尋執植也兩手曰拱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悠悠罔極亦各有得

則藏已所學也彼彼衆人也論語曰彼衆人之論語曰故進動以道則不

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

秦之相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糲糲夫君子非不欲

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反人足恭善為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

牆而獲處孟子曰踰東家牆獲其處子則得妻不獲則不得將獲之乎趙岐注云獲牽也其字從手

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矯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游不倫黨苟

以徇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汗血競時利合而

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利也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

屑屑而不已也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

而我非隨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

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吾躬之穡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穡德彰謂言曰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謂學以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

之所存謂性言隱居以天命之昔孔子起威於夾谷解

陳禪傳晏嬰發勇於崔杼解見焉曹劌舉節於柯盟曹

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

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下嚴克捷於

疆禦新序曰下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

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

此已塞滅世斷范蠡錯執於會稽謂謀略也音七故反執宗於孝未終也

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土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甲辭厚禮以

遣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勝行頓首曰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及國相循其士范蠡

復獲吳王姑蘇之山也伍員樹功於栢舉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問甚魯

勇之為與師伐楚戰於栢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魯

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

為善遺燕將燕將見書泣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

所敗奔隋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唐且華顛以悟秦唐且即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

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于秦不至魏人有唐唯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作然乃遠至

魏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以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

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頭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十一

也華顛謂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

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

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

記童牙謂原衰見廉於壺殮昔趙衰為原大夫故曰原

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故殿反宣孟收德於束脯

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

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

孟曰食之吾更與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

季札劬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

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實劬繫之徐君豕樹而去展

李劬貞於門女展李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

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僕誠

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

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

故不載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帝雅好文章自見駟

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

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

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屬

龍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亦好

龍也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也

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恣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

光華之顯時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

今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眾譽引申伯之美致周邵之

事乎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

賢臣

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

王行能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帝

以謹勅親幸焉鄭氏之宗非不尊也

史冊封鄭故云鄭氏前書史冊字君仲魯國人也

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冊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鄭之武彊柔以

舊恩見褒賞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劉歆曰案文侯當作

書亦謂為陽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鳳封陽平侯前平之王也

樞曰北寺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其所

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蒲而不挹位有餘

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

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

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

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

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

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

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

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

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

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

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實

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

實太后之弟長

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

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

興實融封為

安豐侯

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

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

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

故君子福

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

刻諸盤杆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

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

日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珠之盤孟杆亦孟也

矜矜

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

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

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

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

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翹高第出為長
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翹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
歸末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
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

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

天宮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頌傳諸儒宗之與扶

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州人所殺瑗

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

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于獄發于縣之

獄獄掾善為禮瑗聞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

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

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大

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

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

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

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

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以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

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

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

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又

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

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

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

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

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

生蘇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

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為之證第但

馬相如曰瑗曰此譬猶見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

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

首辟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

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

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

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

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

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

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

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

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賄贈

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

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愛集其

夫即枚乘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說七

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

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

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或言其大奢瑗聞之怒

救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

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

所豈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

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

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

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曰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

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

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

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

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

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

蔽箴誨厭偽忽真厭飫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

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

不申之貌楚詞曰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

獨鬱伊而誰語也也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

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舜

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旋決壞枝柱邪傾旋音直莫一友禮記曰衣裳

旋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

差各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

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

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

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

文不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

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關

甬侯正刑甬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俗人拘文牽古

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

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

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且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

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

衆遂見損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

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

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也 夫以文帝

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

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抵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

宜二字下文自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

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

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

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

如密靜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

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

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

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

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

桓公此並權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變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

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

戚戟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上旬有

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守

戚之舞非平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乎

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噓呼吸吐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得為

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繼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

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

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梁

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

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

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有

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信

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

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

大路也方將拊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

注公羊傳曰拊以木銜其口也拊音巨炎反勒馬

車轅鞅猶束也說苑曰鑿設於轅和設於鞅馬動則鑿

鳴鑿鳴則和應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

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

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

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徃徃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

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

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

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

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

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

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

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

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

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於石

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

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

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

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上宜麻臬而俗不

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

出寔至官斥賣儲時為作紡績織絰練緼之具以教之

民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絰織布者是時胡虜

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

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第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

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

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

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

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

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

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家

坐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

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

已不致盈餘及仕宦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

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歛光祿勳楊賜太僕

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
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
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
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
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
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
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
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
至千萬靳固惜之也靳或作鄢說文曰鄢引為價也音一建反程夫人於傍應曰
惟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

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秣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滅久之不自安從容

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
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
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
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
曰死卒父槌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為卒鈞曰舜之
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
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
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
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烈慙而止烈後
小槩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烈後
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大守獻帝初鈞

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鑄

鐵鎖

說文曰銀鑄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卓既誅拜烈

卓既誅拜烈

城門校尉及李催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

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

環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

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環隣郡奉贄以結好

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脰奉由此知名杜喬之

効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

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

史記曰談天衍彫龍與劉向

雕龍文也禪

建新耻潔推志求容未矣長岑于遼之陰

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環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

起昏俗

八十二終

後漢書卷八十三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朱宣城太守 唐章懷太子 賢註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

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

語論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

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則

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

康熙二十五年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

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藿

寶以迷國爾雅曰藿茹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謝沈書曰世稱節士雖

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蒜

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用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

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

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

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

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

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

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

武徵以病不至末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

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

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

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

得

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

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

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詭違也亦存量也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已也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

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曰頰鼻壘也折亦曲也欽

音丘凡反欽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或作頰音同

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皐陶鳥喙孔子牛與我宗者

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髻髻也禮記曰子生三月

之未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

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

廬結于岡畔山春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也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

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

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

露曰凡費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在者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費

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

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

東岡之陂乎爨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季

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占反

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

動動性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

敬多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

還送禮謂送其還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

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二十為尉從佐從佐謂南陽從而巳不主案牘也

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斯役斯賤也因壞車殺馬毀

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

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

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

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真木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

或作順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

旅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闕一作闕所未及勞問

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闕曰見吾叔度邪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問

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

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論語顏回曰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

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也吝貪也及

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

守主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

少游汝南先過袁闕劉放曰案袁闕字奉高闕字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郭泰別傳

謂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林宗曰奉高

不停軌轡不輟輒從叔度乃彌信宿也奉高闕字也爾雅曰側出

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

音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濁不可量也

滄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

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此吝此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余曾祖穆侯

謂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論以為憲隲然其處順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四十一

易繫辭曰坤墮然示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其似萬物人簡矣賈柔順貌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廣雅曰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者論云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

稚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絲風角星官筭并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郟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郟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一何待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闕見傳謝承書曰闕少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脩志節矯俗高厲三輔冠族著少脩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

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章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

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泉中不扶自直也

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塋穉乃

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

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吊常於家豫多雞一隻以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

徑到所起冢塚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醜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

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

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

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王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王然也

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

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

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勅則太守華歆禮

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

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

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邈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

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

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

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長妄相

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

去也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

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

舍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

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

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韜韜言感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
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
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
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闕豈夫
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
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
未肯降志昔許田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肱使家人對
捷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
云父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
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
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
致其露白同郡緱氏女王為父報讎緱姓殺夫氏之黨
雉以孝稱吏執王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王為
士姑執王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
以告吏也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
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
減死論也讞請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
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

後漢書卷之三十八 列傳第八

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目

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不為窮達易節

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易曰窮則兼善天下

方之於豈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

召為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遂隱居精學

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

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

事於河輦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從事義之為封傳

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

者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

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

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

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先是京師游

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謂許

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

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孟子曰聖王不作

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出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

至為擁篲先驅史記鄒衍知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九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有碭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

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

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

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

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

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

北面受暑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

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

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

歌謂楚狂接輿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人間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

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而亂大倫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

融融字元長部之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

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

書紀為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

侍中

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
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

尚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寶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

連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在亂朝懷懷碩人陵

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饑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也適饑也適在日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暖堙沈也暖猶翳也

後漢書卷八十四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性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

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

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鳴鳥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

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

實感成濟以白髮四枚與實令君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

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

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

於太常相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蓋者震

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

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

書鱸皆作鱠然則鱸鱠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二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卿大夫之服象也都講

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

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

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也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

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

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

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

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

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相謝承書云薦楊倫相等等五人各從家

拜傳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

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

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

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

未事

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

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嬖倖克庭

論法曰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自賤

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

於子也鞠養殷勤推崇於溼絕少分其也

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

不知紀極

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外交屬託擾亂天下

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

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詩刺哲婦喪國

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昔鄭嚴公

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

之以為失教

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

夫女

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

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遠

遠之則怨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

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

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脩正于內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

在下水在上饋之象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

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土

下俱美惟陛下絕姚嬖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

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姚兮留神萬機誠慎拜爵

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于九

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任者其詩曰鶴鳴于九

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

至於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曰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

於東夫亦於東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

言賦歎多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

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

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歆之從曾孫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

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

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羊公

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

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

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

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

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

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

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

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

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

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已本心傳

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

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

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

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

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

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

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臣伏念方

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謂稍也幸孟百姓空虛

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

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

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

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雕脩

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

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合秩六百石轉相迫促

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

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未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

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

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滅錮禁白黑溷

滑清濁同原天下謹諱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
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
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
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
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
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
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
者皆土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
將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

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

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而

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

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諱眾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

雨百僚焦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

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

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夫哉乾乎剛棄

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

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

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

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

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

於朝帝王記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

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

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

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典無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

乘輿在外競脩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

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

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

用怨懟懟怨也且鄧氏故更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及

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

夜遣使者策反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

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

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

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

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

之日以糝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

祠因飲醢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

風俗通曰齊公手雍

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

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

皆為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

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

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

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

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

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

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一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

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

點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然台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去其蠅汚白使黑汗黑使白

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

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

享於是時人立石為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

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

五千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

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

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傷震子孫強項言不

低屈也光武謂董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

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

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暉楊

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為黃門侍

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

亭侯亮舊宅在閩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

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

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

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建安二年追前功封

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

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

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

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

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

徵入勸講勸講猶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是日大風

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

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左傳閔子天不言語以災異譴

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

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王者至尊出入

後漢書卷之八

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

也今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故

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萃卦詞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

崔杼之家為村所殺也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游法服謂天子

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

貴有常尊賤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

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

執戟立於殿門待上至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弈世受

恩弈猶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克在講勸特蒙哀識

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

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

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

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

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

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實并日而食

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

濟陰太守以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

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

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

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黎庶其於魯多盜臣賢案黎比

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

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

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

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早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

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

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

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

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

側席之望然遠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退食謂戒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顧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必有

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

禮可告在所屬劉歆曰案文多一在字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

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

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

為會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

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益竊縱恣怨訟紛錯舊

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實繁布列職署

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

章退會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

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
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
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
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
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帑臧空虛浮食
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
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
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
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囊
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

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

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止回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

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所尊卑太微積星名為郎

位史記天官書曰大微宮五帝坐後入奉宿衛出牧百

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臯陶誠舜曰頃者道路拜

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

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

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

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

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

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滅累億將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罪罪云造

訛言殺攸家人人沒入盧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其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種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

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

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

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

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衰舉以報私惠有

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

家飲食極肴饎僕妾盈統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

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

相國後富於王

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

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

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

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

爭由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

弗罷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

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

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為後故四佞即四凶也

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

急屏斥投畀有虎

屏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劉放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它說

知與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

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

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

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

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師人披言也鄧通懈慢中屠嘉召通詰責

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

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

竟免覽官而削璣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

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

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

十四賜坐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

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

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

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

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

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

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

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壽六曰弱並

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

見尚書

見尚書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

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

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心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天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

合大中是謂末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類故為女故春秋兩蛇關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五行

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

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

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

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

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

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康王一朝晏起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

故詩人歎而傷之此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說苑曰湯自伐

洛川竭使人詩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

邪苞苴行邪繞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

極言未已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

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

處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大

穀共生於朝脩德而桑穀死景公時二年代唐珍為司

焚惑守心脩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空以灾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

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

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

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

臯陶謨曰兢兢業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

明慎庶官俊又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

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

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

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圍觀鷹犬之執極樂遊之荒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政事日墮許規切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祖

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

章帝肅宗也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

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脩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

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

逮於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無令醜

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

雙曰頭深日長壯大節叩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背

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謂宣王舉手捫膝曰殆

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

有二國之難一曰山陵崩施社稷不安此一殆也衡臺

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詭被強於

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脩諸侯之禮

不乘國家之遐邇有憤怒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

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謹自手書密

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

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

日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人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

征記曰大極殿西有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

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

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

婿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問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

男一女受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乎私情恩與女相近上即時從咸為弘農太守又屬

于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朱游欲得尚方斬

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

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以微薄之學克先師之

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西史過

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

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

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檮杌次

於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

衰也社伯射王於鄭也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

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

謂蝮螫者也

韓詩序曰蝮螫刺奔女也蝮螫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蝮螫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

言莫之敢指蝮音帝螫音董

於中乎經曰蝮之比無

德以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蝮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灾

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蝮可謂熟矣孰成也案春秋識

曰天投蝮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覓見宋均注曰

投覓投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昔虹貫

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

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平

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山作升者談也

凶聖人則之上繫示之詞則效也今妾媵辟女人闈尹之徒共專國

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

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堯共工更相

薦說尚書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

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

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猷口誦堯舜之

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

代處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為陵也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

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詩大雅序曰板蕩也其詩曰上

帝板板下人卒痺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而極

婦也應錫之性見人則走哀哉殆哉之危莫過於此

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

諸侯見恠則脩政卿大夫見恠則脩職士庶人見恠則

脩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南詩曰張仲孝友

又曰袁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

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

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

心哉悽悽猶勤勤也古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

徒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各行辟雍禮引賜

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歆為司徒帝欲造畢圭

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

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

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

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

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

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

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夏苗秋徧冬符也宜惟夏禹卑宮

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列傳 卷之六十一

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

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

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此與孟子不同今與百姓共之

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

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復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王壺革

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

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繼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

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

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

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筭多也未戰而廟

不勝得筭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

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

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細陽

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

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

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

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耻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

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阜陶不預其數者蓋耻之

遂固辭以特進就第

年九月復代張温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

朝贈東園梓器祿服賜錢三百萬繒五百疋策曰故司

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

揆生也九德即三葉

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惟幄

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職

也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

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眾職弭難又寧雖

受茅土未谷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禮設殊等物有服章

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

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

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當矛戟幢

麾音側事反當謂揮也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

駕送至舊塋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幡朱班輪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

持榮戟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

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劉攽曰注案後

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

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二三字又

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太祥鄭玄注云祥吉

也言其漸
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

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

等著作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肅使門生於

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肅使門生王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肅天下莫

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

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

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

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

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

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

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

無虞虞度也言無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

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虞沸之亂如康

沸也詩曰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

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

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

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

詰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

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

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

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

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

冀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

罷卓使司隸校尉宜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

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天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

病免復為京兆尹元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

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

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

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

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充

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謙設

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

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

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劉放曰案此注

當在見操曰又下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

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

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

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

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綏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挿笏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瞻仰明

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

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

侯誰不解體杜預注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得已遂

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

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

行積十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

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

日碑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

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操為之改容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

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摠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

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

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議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

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

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

此廻師脩之幾夾多有此類脩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

後漢書卷之四 列傳 三十三

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
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脩且

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不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

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

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耆者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

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

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

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

周之儔周之儔崇高之位憂重則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

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

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平方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

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脩雖才子渝我淳則也渝變也

劉放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于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脩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後漢書卷八十五終

後漢書卷八十五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至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

庚熙二十五年

列傳

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
于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
以樂安國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立

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惲
為勃海王奉鴻祀惲蠡吾侯翼子延熹八年惲謀為不

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癭陶王食一縣惲後因
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

勃海王惲知非前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
立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

璜音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也疾王

甫伺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熲平元年遂收
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使尚書令廉忠誣

奏颯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惲考實
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追責惲惲自殺

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
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惲立二十五年國除衆

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
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

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代邸功封壯武侯

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

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

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

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

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

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士謀陷宋氏北陽

主東海王疆女外令兄弟求其繼適內使御者偵伺得失侯音

丑政反廣雅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

日偵問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

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

立皇太子肇肇采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

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

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

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顏為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

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

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妻養之故曰慈母如母

者貴父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

之命也也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

致其事傳讀日附讀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

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

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

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

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

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

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

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傳也懼左右不敢

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

侍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及大將軍竇憲誅

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物其第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

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

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朝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

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親

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鑿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詩國風曰凱風

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

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

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

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

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

六百石無員掌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劉歆曰正文到國下令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書

曰垂拱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

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兢兢夙夜屏營未

知所立兢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

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

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

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繪帛為之即今之小兒繡也繡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祐與

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

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

姊字大娥捷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

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

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以

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

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埋

薄婢音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

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

上書太后曰臣國上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

雖歿且不朽矣及今日尚能言視冒昧于請命在呼

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

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

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旒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薨葬贈以殊禮升龍

虎頭鸞輅龍
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

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

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

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

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

恭王

寵即千乘
王伉之子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

戰育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大

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號進武帝時號史皇孫
坐展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

皇考

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繼嗣
也左傳季桓

子曰舊章
不可忘也

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

德皇母宋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

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

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

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

皇考南
頓君陵

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

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義長

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

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楊

為當陽穆侯

當陽今
荊州也

楊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

宋氏為鄉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

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
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二十五年
薨劉劭曰案文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
少延牟兩字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
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
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
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
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
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
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

河相謝暉將至王宮司馬

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

曰當立王

天子暉為公暉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暉於是捕文鮪誅
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
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
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
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
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
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
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三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
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
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
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
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
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贖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
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贖錢三千萬布三
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
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
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倍也
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
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
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
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
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
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儻
嗣儻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

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

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子德為安平王奉

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

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待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

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

拜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

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

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

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

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

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

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

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

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

以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

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王後焉平原

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

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

不軌闕覬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

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
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
爲太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
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
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
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
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
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
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
安十一年國除解濟亭侯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

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
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
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
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貞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
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
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
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爲黃
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

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

吳君之君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

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實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

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平春王金廣宗王萬歲城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

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今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也

後漢書卷八十六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江蘇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皓傳子綱

張皓字叔明健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

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劉放

文多一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

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盡非法

康熙二十五年重

後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

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而平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當也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口昔賊

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

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

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白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

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孤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

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傳悲之事見前書

九德之義

尚書畢陸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

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

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

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

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

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

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

日司寇二歲刑也輸音義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

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

不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

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

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

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頌者以來不遠

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吏二千石有缺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

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狀聞八使各見順帝紀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

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
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
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
也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
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
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
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
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
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
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

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會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

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
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
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
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
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
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
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
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

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辱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也田並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獲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

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錄功曹袁闓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罷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闓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

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

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

衆橫為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

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究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

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纖微感

柔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

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

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

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魏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尚獲戾焉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

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時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

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

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

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

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

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

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

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

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

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

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二下展禽廢六關安織蒲言

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淳于長受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

長以太后姊子為九卿翟方進為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

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

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

曰奚日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柱

下無朱文之軫也

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

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較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

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
喜之徵拜司隸校尉轉魚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
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
能庸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不可犯之色禮記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
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
其豪黨有鬻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
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
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竄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

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
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
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武王入殿先去
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喜音禧
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
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
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
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
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卓茂文翁召
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
臣為南陽太守視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人如子其化大行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也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

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巧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

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

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三后生自新野和帝陰后

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

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

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為政晉盜

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大傳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

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行諸侯皆來決于於是虞芮之

人有獄不決乃如周人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

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化人在德不在用

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

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贏敗以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

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遠

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

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無乃皎然

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

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孫

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叔敖相楚其子被襄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

優子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養夫以約失

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

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

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

祭以文才知名祭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

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

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祭為丞相掾後為侍

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看讀道邊碑人問卿能

某者不信以肥蓋之更以它局為

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年魏志有傳

種嵩傳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

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

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譙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

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

助我求之明日譙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

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

隱滯近洛陽吏邪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

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

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

史時所遣入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夫

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赦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
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
宣等罪惡重當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
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
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
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
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
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
馳命奏之劉放白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
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

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 一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
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叩轡諸
國叢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
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
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
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嵩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
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
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比不詳此盜賊羣起
處處未絕嵩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

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梁太后

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

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

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

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

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

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嵩賢良方正不應徵拜

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

擢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

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

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

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夜燔燧邊方晏

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惟達名臣橋玄

皇甫規等為稱職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

為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人朝賀望見墳

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

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

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

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
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來
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
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槃桓利居
加命服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
賜盜誅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
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
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奸因休
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

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
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儻郭
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
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
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
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
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
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
皆披披音芳遂前質書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

靡反

亭

河南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
疆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
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
以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王
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
有觀在長安
西十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五里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
父屯有合名

登廣漢太守登音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

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

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撻擊也督郵不肯曰魏

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

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

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

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

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

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
守分銅虎符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

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
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灰決水淹賊
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閭將救兵至球募士
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
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
遷南陽太守以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
會赦歸家復拜廷尉劉放曰案球初未嘗為廷尉熹平元
年竇太后崩太后本壞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
謀誅宦官反為中常
侍曹節矯詔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
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

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
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
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
者之廟婦祔於其夫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
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
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
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恠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
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配而是無所疑
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
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

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
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

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段穎為河南尹坐盜

發馮貴人冢左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

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寬

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

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

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

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

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及太子衛皇后其太子斬江充自殺

武帝崩霍光緣上雅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

意以李夫人配食也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

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

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

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

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

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

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

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

...

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

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

后宮曰永樂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

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

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

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

為害而又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

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

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

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

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

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

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

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

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

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

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

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

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

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子

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
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
伏波將軍年二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金在荊州
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
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
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大亂帝王失所君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
家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
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昭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以直為

青青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

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卷八十六終

後漢書卷八十七

杜嶽劉列傳第四十七

李綱謝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
十二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
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
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

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

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合盛以縑囊

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

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

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

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

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

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

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

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

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

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

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

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

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 三
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
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傳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人也好

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

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

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

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雖

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

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

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

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

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

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誣房謂為

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

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

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

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

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

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

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答言正旦日大失火食時有

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

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遷成都與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 三

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三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劼曰案功不可法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

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天災不有痛於肌

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

前書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

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

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

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

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

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麇場豺狼乳於春囿

鹿子曰麇斯豈唐咨禹稷益與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

宰長吏

劉放曰案文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

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

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

悉於冤宓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曰冤厚也是

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

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

陽投趙高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嫪毐咸陽令權去已

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

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

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

與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脩德位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

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廢是為夷

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

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

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

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

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

諱言謂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

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貧

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六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

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

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千來之人武

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

旅鳧得木藻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

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

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初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

藿食者尚何類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

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

亦及臣之身安得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

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放曰案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

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敵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

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

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註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

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

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下和之玉也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

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

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

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

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

聖德慈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

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

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

冶鑄之議鑿刻也音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吏之所憂則

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說苑曰孔子行遊申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

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直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

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謂河言日月星也分謂山流

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

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

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

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

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

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

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

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也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

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見白駒之

我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意屏營彷彿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

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

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金墜

無廉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調陳涉起斬也窮匠

謂驪山之徒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

金見史記也

雲合八方分崩中夏漁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

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絳織

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

謂小鼎也音胡買反詩人

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箋

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

後漢書卷之十七 循吏 八
不如臣東野狂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聞
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
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言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
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劔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
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
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
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
三家尚書一家謂夏侯建是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
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

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
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
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
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
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
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
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
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
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二遷尚書
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

切諫為權臣所憚徒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

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

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

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

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

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

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

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

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

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

等叛遣左車騎將軍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

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

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五者留連至今莫肯

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二三郡

馮翊京兆也壺谷壺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

一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步退死之心而無

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王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

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

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

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
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
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
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
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
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
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
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
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
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

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

謂言

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

時太尉許劭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

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
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
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
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劭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
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
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

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

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

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二府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

以副本上三公府也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

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比

古字通耳春秋漢舍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

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

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與陳項虞

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

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

臣益殺之耳而猥封謀臣黃門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

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

今宮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

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

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

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

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

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上
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
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
忌以死爭上意解然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
後得已事金見前書
世矣比干以死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
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喚
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
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審棄免歸田
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

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慝不足加
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
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
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順諫聞諫指諫陷
告也順諫者出辭遂順不逆君心也聞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
忘生為君也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
見大戴禮
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
正曷其絞許摩上以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許正李雲草
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

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遂乃
劉放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
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謝承書云父祥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
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
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
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

見顯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

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

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

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

人何為吝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

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

曰天子建侯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

大君有命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

也制弟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

惟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

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

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

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

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淮南子曰鄒衍崩霜墮之異況乃羣輩吞怨能無感乎

准南子曰鄒衍

左傳謂之工繁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其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

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

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

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昧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

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

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

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

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

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

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

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

及開東序金騰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

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遠佞邪之人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入方則祥

風臣恹恹推情言不足採恹恹誠懼以觸忤征營惛悖

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

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

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

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為尚

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

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大尉睦孫頌為司徒勳為人剛毅

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

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相帝時以

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

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

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

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

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

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

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三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

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

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

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

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

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

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

又災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

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

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亢處陰之

祥也故為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

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

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推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

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

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相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

毋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

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

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又下格姦孔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

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义外未蒙爵秩阿母

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

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

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著身已往人百

何贖詩國風曰如何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

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

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知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

它技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

因災異金加罪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徵

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

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

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

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

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

一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乃收紹斬

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于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

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慄慄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于奇

有識

識協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

息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鄧太后臨朝不與
梁不損陵慄慄樂
杜諷辭以興黃寇
方熾于奇
武謀允臧瑜亦協
志弼忤宦情雲
息成仁喪已同方
殊事

終

